

几个难忘的日子

(美) 董鼎山

前些日子,世界元首云集法国诺曼底海滩,纪念二次大战时盟军登陆,终而征服德军,引致希特勒饮弹自尽的结局。所谓 D-DAY 意谓 DECISION DAY (1944年6月6日),是二次大战胜利的开端。那天收看电视,见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场。据说奥巴马总统只与普京冷漠点头而已,法国总统为避免双方难堪,不得不设两次午宴,分别招待美俄两国元首,好似一幕喜剧。不过最使我深深感动的是二战退伍军人重返旧地,他们都已年过80、90高龄。我身为同时代人,看到那些老翁,不禁黯然,也不免想起当年的种种。

我记得1931年9月18日,是日军侵略东三省的日期,然后是1937年“七七”卢沟桥事变、“八一三”(日军侵略上海的日子),这些日子是我们少年爱国热情被点燃的日子,我们都要为国效劳,我甚至有意参加新四军或前往延安。这两个幼稚迷梦终被父母打破。

除了“八一三”、“七七”这几个 D-DAY 日子外,我还记起1945年5月8日,庆祝欧战胜利的 V-E DAY,与1945年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 V-J DAY。“七七”、“八一三”对我的启蒙,也引起我对全国学生抗日运动的关注,最令我深切难忘的是当年北京大学学生的“一二·九运动”,我虽身在宁波,还是一个初中学生,对北方学生活动非常关心,那时我已任《时事公报》发表左倾时事文章(终被浙东中学开除,理由是:思想不正确)。现在回想,虽觉自己幼稚,但并不自悔或有意道歉。我觉得少年理想主义乃是人生最纯洁可贵的。

1940年我到了上海,进了复旦附中,参加学生地下抗日活动,次年进入圣约翰大学。12月7日日机侵袭珍珠港,把美国卷入世界大战,我亲眼目睹驻在上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上了巴士,乘战舰前往菲律宾参战。我校的英美籍教授都被关入拘留营,师生们不断携了食物前往慰问。

美国参战后,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,租界已不再是气氛自由的“孤岛”,我们写文章也不能再畅所欲言,不过上海毕竟是世界瞩目的国际城市,日军行为也稍受节制,除非我们要过外白渡桥前往虹口,必须向在桥旁守卫的日军脱帽鞠躬。我们朋友创出一种游戏,看哪一个能够不脱帽而偷偷过桥。

1945年 V-E DAY 的来临,我们早有预感。我深深记得,那天(1945年4月30日)我在上海街上走路,见一个骑脚踏车的中年人,满脸喜悦,高声自言自语:“死脱啦!死脱啦!”好像在向路人通报喜讯。我回家扭开无线电,果然新闻广播连续报导,“希特勒已经吞枪自尽”。不久全部德军投降,1945年5月8日定为 V-E DAY。

这期间,日军还在太平洋岛屿作战。华盛顿的计划是登陆日本本岛,犹如欧洲的 D-DAY,但是杜鲁门总统在与国防部讨论之下,认为日军顽固,甚至敢用自杀手段用飞机攻击美舰,如登陆日本,恐要造成大量美军伤亡。在这种情势下,他才决定采用原子弹,先炸长崎,没有反应,再炸广岛,立即引致日皇宣布投降,那是1945年8月15日 V-J DAY。

我清楚记得得知日军投降时的心情。我刚在医院盲肠炎开刀回家,不久的一个午夜,我从熟睡中惊醒,原来是邻居强烈敲门,父亲惊慌开门。那位邻居兴奋地告诉我们,他刚在无线电收音机听到日皇宣布投降的通告,敲门向大家报告喜讯。不久,我就听见街上人声鼎沸,也有人放鞭炮。我也急忙穿上衣服,一定要父兄陪我到街上看热闹,上海倾城庆祝,国旗飘扬,地下工作者挤在卡车上从马路上驶过,与大群行人相互庆祝。那情景,我至今难忘。

体检依例排在清早,验血、B超、心电图,人多,一项项都要静心排队。文教单位风气相对较好,各家遇上了,打招呼很亲热,声音都是低低的。但每次都会有不懂规矩的人插队,或是直接挤到诊室门口,一般来自机关,他们好像不习惯和我们这些“群众”在一起。

这回和同事老陈坐在 B 超检查室长椅上等候,有一身高一米八的精干男子站到我们座位前,不离开,我们只好轻声提醒他“这里要排队”,此人装作没听见。一会儿,他忽然喜形于色地提高声音喊“书记!快,快,我替您排到了”,那边过来一名五十岁左右女士,旁若无人地直接进去了。我们气愤地问那男子:“你只顾侍候领导,公共秩序也不要了?”有人质问:“你哪个单位的?真不像话!”男子悻悻而去,大概为女上司找下一个诊室去了。

用早餐时,这男子冲进小餐室,先擦椅子让女书记坐下,惊惊乍乍地吹嘘服务员“过来接待一下”。其实他也许初来乍到,没经过事,体检处惯例,鸡蛋面包酸奶,一人一份,就在手边,凭体检表领取。这男子手忙脚乱地替女书记插酸奶罐的吸管,很夸张地双手恭恭敬敬奉上。老陈是离休干部,八十多了,看到这一幕,老太太很生气,说已经2014年啦,太可耻了。既然看到,不说不行了,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变坏呀。餐室就我们这五六个人,我说:“这是哪个单位的?怎么能这个鬼样子?”他们装作没

听到,他们同单位的一女干部则诡异地一笑,低头吃,也装作作哑。服务员笑,过来擦桌子,轻声附耳:“我每天看到,全是这样。他是什么职务?你猜。”

真的吗?我们也就猜了一番:不可能是医生,局委机关都不设医务室;不像司机,也轮不到司机来侍候;不可能是办公室主任,主任好歹是“正处”,不至于亲自带领导插队插酸奶吸管。那会是什么职务呢?大概,也许,可能,是个四十岁仍在“追求进步”的人吧。为什么那位女书记并不反感下属献媚呢?

如果有人奉承我,或是把我当作没有自理能力的人,我一定于心不安,甚至感到受侮辱,然而这个书记为什么坦然地坐在那里侍候呢?换个角度想,那书记很可能以前也这样侍候过上司的,否则不会这样习以为常。

老陈说得对,现在是2014年了,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是咸丰同治年间,我们未必会问出这一声。我们之所以感到恶心,之所以生气,是因为我们始终对社会抱着希望。风气被败坏,人们感到失望,往往正是这些他们并不在意而我们视为风向标、污染指数的

《张满贞》是老作家周立波的一个短篇,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小时候读过,一直忘不了。小说写一个快乐热情的女青年,从城里下放到山乡办玻璃厂,三句话必谈玻璃;开口闭口不离粮食了。这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,又有明显时代局限,但何以会吸引我?是在当时的年龄,这种清新、进取的人物气质,让我感到了特别的美吗?

最近见到浙江上虞的小贾姑娘,竟又让我想起张满贞来。十多年前,从学校毕业后,她在镇“计生委”工作。上虞是水果之乡,每年初夏杨梅成熟,那白里透黄、酸甜鲜美的白杨梅,是这里的独家特产,过去是清廷贡品,据说慈禧最爱吃。杨梅易烂,农民一担一担往外挑,卖不了多少,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小贾常上网,发现网络论坛点击率高,上海、杭州都有人浏览,她就想起镇上那些上好的杨梅来。于是不断发帖子,告知这里白杨梅成熟了,指导游客如何开车进上虞,沿途注意些什么,哪里适合采摘杨梅,可联系哪些农民……帖子的影响越来越大,周末开来的私家车渐渐要排长队了,这事引起了镇领导的注意。后来,这位业余宣传家被调到了文

化站,但每年杨梅成熟时,她又总要从镇文化站借出来,到杨梅基地帮助工作。我见到她时,她的手机一直在响,不断回答各种问题,都和杨梅有关。同行者说,天天如此!每年六七月里,她的手机总是打爆。

在杨梅基地,我看到小贾蹲下身子拆外地快递来的纸箱,里边全是有密封盖的玻璃瓶。打开一只,往里边装七八颗杨梅,舀上几酌白酒,瓶子就满了。将两个瓶子放入一个预先备好的小包装盒,用手一拎,就是一件精美礼品。那盒上印着“二都杨梅酒”,下面一行小字是“老陈杨梅林”,有彩图,有拼音,还有外文。这都是小贾帮农民设计的,礼品盒和瓶子也是她到外面订购的。游客们到这里采杨梅,还可当场自制杨梅酒,一盒盒拎回去送人。今年她帮农民预订了4000只瓶子,农民怕卖不掉,她大包大揽拍胸脯道:到最后看吧,肯定不够!她还带我们看了一个小车间,里面的机器也是她们帮着引进的,几个青年农民正忙碌,有的制冰,有的过秤,有的为塑料袋封口,还有的装箱交付快递。这是一项新业

然也暗含富贵妻荣的意味。在“三学士诗”后还刻了首颂词,其句有“……寿比南山不老松。长生不老老年在……”,与此分心上刻的松树正合,说明此件分心是为主人祝寿而定制。

在明墓出土的金银首饰中既有女子钹坠、臂钏等是结婚时的聘礼,也有分心等祝寿的寿礼,它们都是女子重要而心爱的物品,死后也与墓主人一起下葬。其涵义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。

十目谈 明起刊登一组“亲子共读之美”,责编刘芳。

张明盼

他怎么才能站直

吴非

听到,他们同单位的一女干部则诡异地一笑,低头吃,也装作作哑。服务员笑,过来擦桌子,轻声附耳:“我每天看到,全是这样。他是什么职务?你猜。”

真的吗?我们也就猜了一番:不可能是医生,局委机关都不设医务室;不像司机,也轮不到司机来侍候;不可能是办公室主任,主任好歹是“正处”,不至于亲自带领导插队插酸奶吸管。那会是什么职务呢?大概,也许,可能,是个四十岁仍在“追求进步”的人吧。为什么那位女书记并不反感下属献媚呢?

如果有人奉承我,或是把我当作没有自理能力的人,我一定于心不安,甚至感到受侮辱,然而这个书记为什么坦然地坐在那里侍候呢?换个角度想,那书记很可能以前也这样侍候过上司的,否则不会这样习以为常。

老陈说得对,现在是2014年了,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是咸丰同治年间,我们未必会问出这一声。我们之所以感到恶心,之所以生气,是因为我们始终对社会抱着希望。风气被败坏,人们感到失望,往往正是这些他们并不在意而我们视为风向标、污染指数的

听到,他们同单位的一女干部则诡异地一笑,低头吃,也装作作哑。服务员笑,过来擦桌子,轻声附耳:“我每天看到,全是这样。他是什么职务?你猜。”

真的吗?我们也就猜了一番:不可能是医生,局委机关都不设医务室;不像司机,也轮不到司机来侍候;不可能是办公室主任,主任好歹是“正处”,不至于亲自带领导插队插酸奶吸管。那会是什么职务呢?大概,也许,可能,是个四十岁仍在“追求进步”的人吧。为什么那位女书记并不反感下属献媚呢?

上虞的“张满贞”

刘绪源

《张满贞》是老作家周立波的一个短篇,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小时候读过,一直忘不了。小说写一个快乐热情的女青年,从城里下放到山乡办玻璃厂,三句话必谈玻璃;开口闭口不离粮食了。这不是作家最好的作品,又有明显时代局限,但何以会吸引我?是在当时的年龄,这种清新、进取的人物气质,让我感到了特别的美吗?

最近见到浙江上虞的小贾姑娘,竟又让我想起张满贞来。十多年前,从学校毕业后,她在镇“计生委”工作。上虞是水果之乡,每年初夏杨梅成熟,那白里透黄、酸甜鲜美的白杨梅,是这里的独家特产,过去是清廷贡品,据说慈禧最爱吃。杨梅易烂,农民一担一担往外挑,卖不了多少,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小贾常上网,发现网络论坛点击率高,上海、杭州都有人浏览,她就想起镇上那些上好的杨梅来。于是不断发帖子,告知这里白杨梅成熟了,指导游客如何开车进上虞,沿途注意些什么,哪里适合采摘杨梅,可联系哪些农民……帖子的影响越来越大,周末开来的私家车渐渐要排长队了,这事引起了镇领导的注意。后来,这位业余宣传家被调到了文

化站,但每年杨梅成熟时,她又总要从镇文化站借出来,到杨梅基地帮助工作。我见到她时,她的手机一直在响,不断回答各种问题,都和杨梅有关。同行者说,天天如此!每年六七月里,她的手机总是打爆。

在杨梅基地,我看到小贾蹲下身子拆外地快递来的纸箱,里边全是有密封盖的玻璃瓶。打开一只,往里边装七八颗杨梅,舀上几酌白酒,瓶子就满了。将两个瓶子放入一个预先备好的小包装盒,用手一拎,就是一件精美礼品。那盒上印着“二都杨梅酒”,下面一行小字是“老陈杨梅林”,有彩图,有拼音,还有外文。这都是小贾帮农民设计的,礼品盒和瓶子也是她到外面订购的。游客们到这里采杨梅,还可当场自制杨梅酒,一盒盒拎回去送人。今年她帮农民预订了4000只瓶子,农民怕卖不掉,她大包大揽拍胸脯道:到最后看吧,肯定不够!她还带我们看了一个小车间,里面的机器也是她们帮着引进的,几个青年农民正忙碌,有的制冰,有的过秤,有的为塑料袋封口,还有的装箱交付快递。这是一项新业

然也暗含富贵妻荣的意味。在“三学士诗”后还刻了首颂词,其句有“……寿比南山不老松。长生不老老年在……”,与此分心上刻的松树正合,说明此件分心是为主人祝寿而定制。

在明墓出土的金银首饰中既有女子钹坠、臂钏等是结婚时的聘礼,也有分心等祝寿的寿礼,它们都是女子重要而心爱的物品,死后也与墓主人一起下葬。其涵义也表现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。

十目谈 明起刊登一组“亲子共读之美”,责编刘芳。

张明盼

“小事”。就说这名男子,他既然如此付出,那一定希望补偿,有朝一日,也许会有人帮他插队帮他插酸奶的吸管,可是,这样的人,怎么才能站直呢?

我最近特别爱看“民主生活会”,比电视连续剧好看,相当于公映“内部片”,也记住了一些揭出的内容。比如,有州委书记开会时自称“老子”,有市委常委互批“身上有匪气”,有的办公时“骂娘”,女官员“一天换三套衣服”,出差“总是要住五星级宾馆”……虽说“冒汗”、“脸上挂不住”、“泣不成声”,让人“坐不住”,但在群众那里看,仍然是皮皮毛毛。

体检前一天的新闻节目中,报道了阳新县的民主生活会,说“火力十足”。那天的节目说,阳新县委常委班子成员聚焦“四风”,当面锣,对面鼓,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政法委书记批评县委书记:“上主席台前,提包别人拿,茶杯别人端,你知道会场底下的干部怎么看?难道你就不能自己拿自己拿?”——看到这里,觉得这是这场民主生活会上“火力”最强的了,记者描述“气氛火热、有辣味”,有人“拿着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珠”。原来干部开会时也是有人侍候的,怪不得这一套“下效”到社会上来了。

下回,那个机关的民主生活会上,会不会有知情干部批评女书记:“你一个女同志,体检时也让男下属替你插队,还让他替你插酸奶吸管,你就不能自己动手?让群众看到了,你让他以后怎么做?”



巫山是一个山区小县城,陈旧、缓慢。

“一枝红艳露凝香,云雨巫山枉断肠。”提及巫山,总是和云雨相连,这不仅是因为气候,更是出自巫山神女和楚王如梦似幻的爱情。巫山云雨笼罩着一层暧昧的面纱,似乎只在神话中若隐若现,因为涉及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,讳莫如深的性,反倒更叫人心生摇曳。巫字起得巧妙,愈发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,她魅惑妖娆,昼伏夜出,拥有令天下男人拜倒的巫术。毒花总是艳丽,越是妖媚般的迷乱莫测,越让人神魂颠倒。然而和香艳的传说不同,巫山县是那样普通的小县城,全然不像其盛名。原以为巫山是一座山,执着地打听完竟哪一座才是,不想脚下踏的就是,巫山县周回的群山都叫巫山,流淌的溪流叫巫溪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入夜,巫山只依稀留下一个黑黝黝的轮廓,巫溪是一条黑茫茫的河水,哪里的深山生起了云雾,一股一股地缭绕山间,朦胧了西南腹地的夜。近处稀稀落落的虫鸣,远处孩子的打闹声、狗的低吠,隔着山传过来,倒更显得幽静,只是没有了啼不住的猿声。不知古人跋山涉水颠沛至此,面对此景作何感想。这样的夜,最应耳鬓厮磨才不辜负,若求其次,得一知己,秉烛夜谈也是好的,若两者皆无,浊酒一杯足矣。毫无防备的,云雾化成了雨点,“旦为朝云,暮为行雨。”若不是巫山神女悄然而至,又要怎么解释这骤起骤歇的暮雨呢。恍惚间,神女眼波流转,褪去轻纱,定神一看,巫溪依然在流转,巫山间的轻纱更浓了。也许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女神。爱人在天边还是身边,也只有曾经在沧海之后,才能找到答案。世间的哪个女子都像她,又都不像她,她早已化作云雨。

清晨的巫山有种静谧的美,朝阳比别处的更柔和,透过层层云雾将粼粼金光洒在巫溪上。港口的渔船停在晨曦中,完全一番准备辛勤劳作的模样。在船头放一只小竹椅,迎风而行,晓寒侵衣,雾气将两岸的山画成深深浅浅的国画,颇有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惬意。

撑船的是一对憨厚的夫妻,船娘今年38岁,儿子已经上大学了,一直用塑料梳子梳着乌黑的长发。路过某座山的时候,她指着水面说:“我家就在水底下。”原先他们靠种蔬菜为生,造三峡大坝把老县城淹了,就改行捕鱼,但水大了,鱼却少了。从前冬天只是一条小溪,现在成了深175米的大湖。于是夫妻俩花了3万多元买了艘船,做起了旅游业,生活比原来轻松富裕。可惜船夫遗憾地说:“以前到处都是漩涡,峡谷很窄,风景很好看。”

歪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,枕着巫溪的波涛,盖着巫山的薄雾,我就这么睡着了。

张明盼



夜光杯

1997年5月,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卢湾区肇周路、徐家汇路交汇处的李惠利中学发掘了一处明代墓地。墓地保存完整,墓主不明。出土了金银首饰、折扇、铜镜等百余件文物。其中的一件银丝发罩上插满了分心、钿和各式花卉、动物首金、银簪插近20件,光彩照人,华丽无比。一些金银首饰上装饰了精美的图案,这些图案大多具有一定涵义,表现了墓主人美好的心理愿望和当时的社会风尚。这里介绍一件金三学士图分心。

分心插在网格状发罩上,此支分心簪脚脱落,簪首长11.2厘米,高2.5厘米。由整张金片模

压而成,顶端山峰纹错落有致,底端呈连弧形,四周边框随形,上篆刻短阴线。李惠利中学没有出土墓志等纪年材料,不过从这件分心的形制上看,时间为明代中期左右,比之稍晚的分心上下两边框更直,连弧的弯度也不明显。

分心上压制的图案为三个骑马官人和三个随行侍从。中间主人高马大,头戴官帽,身着刻有补子的官服,锦衣绣鞍,侧身正视,神采飞扬。前后两个骑者个头略小,或策马前驱,或扭头平视。三匹坐骑姿态各异,